

“我就是嫦娥”

——《青衣》的文化身份之我见

庞倩薇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化身份是个体确定自己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它的确认与否关系着个体的个性稳定和心理健康。毕飞宇的作品《青衣》展示了一代京剧青衣筱燕秋半生对嫦娥身份的追寻历程,本文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入手,对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困境和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其最终走向疯癫的原因。

关键词:文化身份;《青衣》;嫦娥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385(2014)02-0073-04

一、概念界定

威廉·布洛姆(William Bloom)曾对身份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概括:“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由此可知,身份的确认对群体或个人有着重大的意义。一般认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译为文化认同,它涉及到一个族群或个人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的本质特征。”^[2]它关联着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认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是个人或群体寻求内在心理归属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个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具体清晰一成不变的,它不像一个人的国籍那样清楚明白,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里又随着时间推进和民族发展始终处于变化中,受着周围文化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霍尔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一种观念认为文化身份是恒久不变的,是既定的“存在”;另一种观念认为“文化身份既‘存在’也‘变化’”,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

不断嬉戏”^[3]。当某一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受到强势文化的冲击时,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其中最主要的体验就是精神上的焦虑。由于身份的不确定产生的焦虑在主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中如影随形,究其原因,是由于文化主体“自我存在所认同的心理或精神意义的失落,也就是无意义感的威胁”^[4]。毕飞宇小说《青衣》的主人公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和无意义感,她原先笃信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嫦娥”,而后的经历让她对此的确认发生了偏离,于是如何从不确定的状态回归到确定的认同成为筱燕秋半生的追求。

二、《青衣》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青衣》讲述的故事围绕筱燕秋的“嫦娥梦”展开,以此推动故事的发展,“得梦”“失梦”“再得梦”“再失梦”轮番上演宣告主人公筱燕秋半生关于身份认同的追寻路。作为故事中的追寻者,筱燕秋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始终遭到他者的阻挠,无法完成最终的确认,因而陷入认同困境当中。

文化身份的确定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正如韩震所说,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

收稿日期: 2014-03-03

作者简介: 庞倩薇,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化。

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同时他也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5]在老师李雪芬20年后的自己和学生春来出现之前,筱燕秋是老团长金口批的——“这孩子,黄连投进了苦胆胎,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天生的嫦娥。当她们出现后,筱燕秋的嫦娥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无法求得生存方式的稳定性。于她而言,这三者都是使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怀疑的他者,是影响其生存方式同一性的异己力量。

(一)冒认的嫦娥——20年前的李雪芬

20年前,当《奔月》第二次上马的时候,筱燕秋和师傅李雪芬共同演绎这一难得的盛典。在旁人眼里,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师徒,一个谦虚好学,一个德艺双馨。然而,在筱燕秋这个嫦娥眼里,任何站在《奔月》舞台上的表演都是对其嫦娥身份的冒犯和亵渎,她不允许任何人冒认她的嫦娥身份,所以当老师李雪芬兴致勃勃站在舞台上表演了一番李派嫦娥时,她不自觉地捍卫自己的舞台,自己的广寒宫,和自己的嫦娥身份,于是泼了李雪芬一脸的开水。面对老团长对自己名利薰心的指责,筱燕秋辩驳说“不是这样的”,笔者相信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绝对确信并寸步不让的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于她而言,李雪芬就是广寒宫上的“第三者”,是冒认自己嫦娥身份的坏人。从此,嫦娥住在人间。

(二)人间的嫦娥——20年后的自己

一提到嫦娥,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这些词:古典、神仙气质、裙裾飘逸、身材颀长、永远年轻、漂亮,这些具有文化色彩的特殊意象成为嫦娥形象不可或缺的特征,是嫦娥形象的文化符号。《青衣》里多多少少强调了这种特征,年轻时的筱燕秋明显符合这样的文化符号,“19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当烟厂老板指名要筱燕秋上台时,筱燕秋以为这个好消息能让她一夜间回到20年前那个清高、孤傲、贪婪又充满悔恨的嫦娥角色,可是她忘了遗落在人间的嫦娥已经

没有升天的资本。面对自己的肥胖、衰老、疲乏、有心无力,筱燕秋无比痛恨自己。20年后的筱燕秋无法确认自己的嫦娥身份的外形特征,而嫦娥身份是由外在条件和内在精神意蕴决定的,缺一不可,丧失了外形条件的嫦娥怎么能飞上天呢?

(三)未来的嫦娥——学生春来

“春来终究是另一个自己,是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即便筱燕秋愿意做学生春来的B角,她仍是不甘,潜意识深处不停地涌现的嫦娥梦使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残忍地将此镇压下去。她以为春来是自己的延续,是延续自己嫦娥身份的人,是帮助自己确认嫦娥身份的他者,却没想到嫦娥只有一个,春来是替代自己的。“上了妆的春来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才是嫦娥。”这化妆师就是“伟人”,筱燕秋的嫦娥梦到底是破碎了,尤其是看到当春来上台演出时烟厂老板“像伟人一样亲切地微笑,伟人一样缓慢地鼓掌”的时候。

他者的存在干扰了筱燕秋对自己独一无二的嫦娥身份的认同和确认,使得筱燕秋在确认自己嫦娥文化身份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上的无意义感,“‘嫦娥’要是不能在春来的身上复生,筱燕秋站20年的讲台究竟是为了什么?”作者这番话侧面确认了筱燕秋因为文化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所产生的虚无和无意义感,说明了筱燕秋正面临的精神焦虑。最后筱燕秋顶着寒风在雪地里唱《广寒宫》表明她的焦虑状态达到了极致——疯癫。疯癫指的是“个体以最为极端的精神逃亡的方式,采取刻意的与工具理性的社会所不认同的话语来表达内心世界里缥缈、隐微、纯真而又执著的流向。”^[6]筱燕秋无法在现实中确认自己的嫦娥身份,只能在以最极端的方式在非理性世界重现自己的广寒宫。从老师李雪芬到学生春来,面对不同的他者,筱燕秋的表现各异,但都是围绕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做的努力。

三、确认嫦娥身份的尝试

筱燕秋的嫦娥身份来自于自我对嫦娥形象的强烈认同,她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嫦娥,不同意旧时艺人流传下来的古话“千生万旦,难求

一净”。“出色的青衣最大的本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哪怕你是一个七尺须眉,只要你投了青衣的胎,你的骨头就再也不是泥捏的,只能是水做的,飘到任何一个码头你都是一朵雨做的云。”“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话就是那样说的,路就是那样走的;不是女人,哪怕你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床头上,你都是一个拙巴的戏子,你都在‘演’,演也演不像,越演越不像人。”作者这两番话充分肯定了筱燕秋关于青衣是天生的看法。当团长乔炳璋对她20年的艺术造诣不变感慨时,她坚定地说“我没有坚持。我就是嫦娥”。由此可见,嫦娥认同已经深入骨髓,在某种程度上,筱燕秋已经变成了嫦娥。对于身份确认的渴望,使得筱燕秋必须通过不同的努力来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

(一) 借助他者的认可

前面说到文化身份的确定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他者的认同对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者的认同,主体的文化身份难以确认。李雪芬事件后,在20-30年岁那十年里,“筱燕秋每天都站在镜子面前,亲眼目睹着自己一天一天老下去,亲眼目睹着著名的‘嫦娥’一天一天地老下去。”直到烟厂老板的出现又重燃了筱燕秋的升天梦,让她找到了一根重新确认自己嫦娥身份的稻草,然而,这个救命的“他者”不是一成不变的,烟厂老板如伟人般转向春来时,“筱燕秋知道她的嫦娥这一回真的死了”。

(二) 改变原有的价值观

好运到来的时候,筱燕秋坚信“只要减去10公斤,生活就会回到20年前。她就会站在20年前,20年前的曙光一定会把她的身影重新投射在大地上,顾长、婀娜、娉婷举世无双”。顾长的身段是嫦娥身份的外在要求,也是筱燕秋重新确认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然而,减肥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最终的胜利。先是减肥后遗症(身子垮掉、嗓子刺花儿)的打击,后是学生春来的另谋出路,迫使筱燕秋自动做配角。再者,是她理所当然地在“给钱让步,不丢脸”

的年代里,把自己“爽快地”送到烟厂老板的床上。这当然不是嫦娥身份所需要的,但是为了实现嫦娥身份的最终确认,筱燕秋顾不得了。这说明了筱燕秋为逐梦所付出的代价,为了能重新上台展现嫦娥的贪婪、悔恨,筱燕秋变卖了自己。悲剧在于,出卖自己并不能实现最初的梦想。

(三) 追寻往昔

如果付出了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的话,最好的自足方式是回忆。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写道:“只有回忆才能建立起身份。”^[7]“我今天的身份很明显是来自于我昨天的经历,以及它在我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构成分。”^[8]看着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自己和春来的样子,筱燕秋有意无意地做起了比较并想着“当初的自己就是春来现在的这幅样子,它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回忆是确认,也是嫉妒,抚摸春来不过是拥抱最初的自己。正如萨义德所说,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9]看着面前迷人的春来,“筱燕秋突然觉得对面站着的就是20年前的自己,20年前的筱燕秋就在自己的面前,亭亭玉立。”回忆是建构自我的手段,筱燕秋在现实中无法恢复当年修长、年轻美丽的嫦娥形象时,不自觉地向回忆伸出了手。

(四) 遮蔽母亲、妻子的身份

要成为真正的嫦娥,必须内外都符合嫦娥这一文化形象的特征。嫦娥是中国古代传说里一个历史悠久、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关于她的传说古籍多有记载,最早见于《归藏》:“昔嫦娥以不死之药奔月”“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而后历代文人的修改最终变成比较完整的故事形态。而嫦娥的性格经过历代文人的浇垒,基本不出贪婪、不甘、悔恨、孤独等范畴,如李商隐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晏殊诗“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辛弃疾词“问嫦娥、孤冷有愁无,应华发。”这是传说中比较集中也最为大众接受的说法。前面提到嫦娥形象有其特定的文化符号,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外形;二是性格;三是精神内涵;四是抛弃丈夫、没有子女这一身份。因此,从外形上看,年轻的筱燕秋身材顾长、美丽漂亮还有一股古

典的气质;从性格上看,筱燕秋清高、孤傲、不甘、贪婪、悔恨将嫦娥的性格表露无遗;从精神内蕴上看,老团长说筱燕秋“命里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充分肯定了她是一个真正的嫦娥。老团长的肯定不是指筱燕秋的嗓子、演技,而是指她的神韵相似。完成自我对“嫦娥”身份全方位的肯定后,筱燕秋需要的是“一把灵药”和升天的舞台,而不是人间的母亲、妻子角色。《青衣》里对筱燕秋母亲和妻子身份的描述极少,忽略了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一面。对嫦娥这个艺术形象的执著挤掉了她作为女性的多种身份。起初是女性意识,和面瓜谈恋爱时她是冷冰冰的,“筱燕秋一身寒气,凛凛的,像一块冰”,结婚以后她才下凡,做起了家庭主妇。但是她不甘心,等到可以再上舞台的机会时,她就全身心投入到做嫦娥梦去了。在演出中,她完全沉入到“我是嫦娥”的意识中去,“只要化妆时间一到,她就平平静静地坐在了化妆台的前面,把自己弄成别人”;甚至流产失败她也拒绝做手术。所有的一切都是与嫦娥有关的,包括她的身体。她也不再提及她的女儿和丈夫,因为她不是筱燕秋,而是嫦娥,嫦娥是没有孩子和丈夫的。

四、文化身份缺失的悲剧

毕飞宇这个小说创作于1999年,这是个饶有意味的时间。小说中出现的烟厂老板既是京剧文化的救星,同时也是摧毁者。在这以前,演员凭艺术造诣各逞其才,新世纪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凭借艺术造诣和名气重新登台的筱燕秋再也比不上青春、脸蛋和男女间的腐化关系,这使得不断追寻“嫦娥”身份确认的筱燕秋彻底绝望了。“因为文化身份会随着政治、经济、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建构,所以当外来的异质文化借助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冲击原有的文化时,文化身份建构必然与时俱进。”^[10]筱燕秋是无法与时俱进的,和春来不同,她的底色是嫦娥而不是演员,这种独特的文化身份注定沉潜在传统文化里,她再也不是嫦娥了。对个人而言,身份认同的缺失不仅使个体难以获得心理安全感,还会对个体的个性稳定与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于是,舞台外,寒风下,独自起舞、演唱的筱燕秋已经走向疯癫了。

《青衣》里的筱燕秋是一个散发着悲剧色彩的演员,她身上自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却无法使人生厌,毕飞宇也说,“在我的身边,在骨子里头,在生活的隐蔽处,筱燕秋无处不在。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作出某种努力的时候,通身洋溢出无力回天还挣扎、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悲剧气氛。她们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实在是令人心碎。所以我要说,我不喜欢筱燕秋,不恨筱燕秋,我唯一能做的是面对筱燕秋。”^[11]筱燕秋的“嫦娥”文化身份追寻路代表着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为自我认同所做努力的一面,她的悲剧也是许多人曾经或即将面临的痛苦,作为最珍惜青衣行当的人,却丧失了舞台上展现自己,肯定自己的机会。她的噩梦有个人无法回避的因素,但更大的责任在物质文化的冲击。筱燕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传统的京剧文化的没落,学生春来代表了一种更加世俗的流行的金钱、权力文化,传统的京剧戏曲文化包括名角在其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应有的尊严,这种文化加剧了筱燕秋身份确认的难度,也使他彻底丧失了嫦娥的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 [1] 乐黛云. 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31.
- [2] 王宁.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 外国文学, 1999(4):49.
- [3]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J]. 《文化研究读本》[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11.
- [4]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183.
- [5] 邹威华. 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J]. 文化研究, 2007(2):84-85.
- [6] 邢红静. 疯癫与文明——关于文学揭示精神本质问题的思考[J]. 苏州大学, 2008(5):30.
- [7][8]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M]. 王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33.
- [9] 萨义德. 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M]. 梁永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32.
- [10] 郑晓云. 文化认同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84.
- [11] 毕飞宇. 沿途的秘密[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32.